

陣綫報

油印版

第 34 期

Published by BARISAN SOSIALIS,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6-10-1963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出六版

每份售價 10¢

Letter-Head Printed by Boon Hui Printing Co., Singapore

評論

所謂“奠定與中央政府合作的基礎”

正如東姑也証實的那樣，行動黨在新加坡的重握政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了用 [共產黨] 來恐嚇選民當中那些生活過得比較舒適或者擔心生活會變得更壞的中上層和小資產者。

無職屬於我們這方面的總數約達四十巴仙的左翼的勞動階層選民，對於那專橫跋扈的李光耀和行動黨繼續執政怎樣的失望和不满，真屬它 [過橋抽板] 也好，怨恨它 [忘恩負義] 和 [落井下石] 也好，總之，這一小撮曾經偽裝左翼的政客，又已經得意地，而且是連它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意外地，在新加坡的立法議會中佔據了五十一席中的三十七席。

大選後，雖然內閣部長還沒有被委任出來，當選的議員也還未宣誓就職，行動黨政府却已大刀闊斧地向所有依循憲制手段反對它的勞動人民的團體組織和華族知識份子的培育機關——南大，尋仇報復了。

大選後，行動黨首先一刀，斬掉曾經號召選民支持參加競選的南大畢業生的著名膠商和南大理事會主席陳六使先生的公民權。接着，人們看到了以中央政府名義對南大在籍學生和畢業生進行的逮捕。然後，行動黨政府的屠刀一方面要脅着南大進事會，一方面又斬掉鄉村住戶聯合會、鄉村人民聯合會、小販總會、小商公會、小販聯合會等五個村民與小販團體的註冊。

此外，從星工聯、巴士工聯、商行僱工等三個主要左翼工團的近四十萬元的銀行存款早已被政府無端凍結。這三個工團，再加上機械工聯、磚業工聯、建築工聯、海員聯合會等一共七個工團，也被行動黨政府威脅着要在十月三十日吊銷它們的註冊。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看到李光耀飛到吉隆坡去尋求中央政府的合作與諒解，而且還聽到他說什麼 [將在未來三個月內奠定與中央政府合作的基礎]。

九月廿一日大選投票到今天不過是半個月的時間，看來，為了要 [奠定與中央政府合作的基礎] 以及 [爭取中央政府對新加坡州政府的信心]，李光耀政權在摧殘和進攻左翼勞動人民的組織方面，[幹

勁] 必然是很高的。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為什麼李光耀首先選擇了兩洋大學作為它進攻的第一個對象呢？

有人也許會認為，那是因為這次太多的南大畢業生參加競選，作為社陣的候選人；同時還因為陳六使以及許多南大在籍學生直接或間接地在言論和行動上支持社陣。這些人或許還覺得，如果不是這樣，南大就不會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其實，這是對事情極其表面的看法。有些陰謀家和投機政客如王永元，也乘機鼓吹這一種看法，本末倒置地故意把南大受到行動黨進攻的 [責任] 推給社陣，說是社陣 [害了] 南大。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陳六使先生和南大學生以及南大畢業生，在這次大選中 [置身事外]，是否南大便會在行動黨政府的屠刀下獲得 [幸免] 呢？或者說，行動黨便不會向南大尋仇呢？

要對這個問題找出正確的答案並不困難，只要我們回想一下四年來行動黨政府用怎樣的態度對待南大，以及馬來亞聯盟政府用怎樣的觀點看待培養華族社會幹才與知識份子的學校就夠了。關於這方面的事實，大家早已是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們在這里細說。一句話：無論是以李光耀、吳慶瑞為首的行動黨政府也能，或以巫統為核心的馬來亞聯盟政府也能，它們從來不把南大看作是一所民辦的民族大學。由

於長期受到殖民主義統治的結果，這兩個政府的主要領導人，一直以種族主義的恐懼眼光來看待這一所由華族社會自力創辦的大學。一個希望她不存在，另一個希望能把她置於自己控制之下。這就是兩大問題所以 [久懸未決] 基本原因。

曾經把 [兩大問題] 擱置了兩年多的行動黨政府，今天如此着意於 [解決兩大問題] 並非是偶然的。以南大生捲入政治競選為名，僅僅是行動黨政府實行向南大進攻的方便藉口罷了。

我們不應忘記，行動黨在星馬財政問題上曾經試圖不斷分裂馬華和巫統的盟友關係，謀求最終在全馬來西亞的範圍內由行動黨去取代馬華的地位。李光耀的做法，不僅公開與馬華為敵，而且已招致巫統領導人對行動黨早已存在戒心。最近新加坡的大選，行動黨候選人在甘榜峇葛岸，南部島嶼，芽籠士乃等數個以馬來居民為主的選區打垮了巫統的競選者，以及行動黨利用離間隊把炮竹拋入了巫統總部，撕毀巫統布條，打傷巫統青年黨員等氣焰不可一世的事實，尤其惡化了行動黨與巫統之間的關係。以致東姑公開在群眾大會上指責 [那些在大選中出賣巫統的馬來人] 為 [叛徒]。東姑還坦白地說：[當晚我聽到巫統候選人一個個地落選，我簡直睡不着覺]。

靠了不民主手段重獲政權的行動黨，立刻發現它與巫統關係的惡化是一件對它不利的事，因為現在控制中央政府大權的正是以巫統為主的聯盟，所以它有必要盡一切力量去討好巫統的歡心，以 [奠定新加坡與中央政府合作的基礎]。

在口頭和言論上，李光耀已經保證至少在未來十至十五年內馬來西亞的總理必須要由馬來人担任，

(轉入第六版)

認清誰是反國家份子!

社陣人士經常被指為「反國家主義者」。由於廣播電台，麗的呼聲及報章的受行動黨所控制，社陣的言論要傳達給人民就非常困難。

然而怎樣才算是一國家主義者呢？

當我們說一個人是「國家主義者」我們所指的就是他把整個國家的利益放在個人以及部份人士的利益上面。相反的，如果一個人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他就成為「反國家主義者」。

個人的利益就是每個人私人的利益，例如部長們各自對權柄與行動黨財源方面的慾望就是。部份人士的利益就是：外國壟斷資本及其買辦與封建主義者。

什麼才是國家利益呢？國家利益就是一個國家及其人民的基本利益，也就是大部份人民的利益。這些利益也就是勞苦民衆如工人、農民、小販、店員小商人等的利益。

我們受殖民主義統治了一百五十年，到今天我們還是外國勢力的控制和剝削我們國家的財富被運去充實殖民地帝國主義者的荷包。

因此，只有照顧被壓迫，被剝削人士的利益，和經常不斷的為結束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統治的人士才能算得是「國家主義者」。一個國家主義者必須為着團結各階級，各階層人士來驅逐外國統治勢力而努力奮鬥。他同時也必須是爭取改善勞苦人民生活的戰士。

相反地，那些協助殖民地與帝國主義勢力奴役人民者就是「反國家主義者」。那些盡其所思以種族心組與糾紛來挑撥民族團結者；那些勾結外國勢力，協助殖民地主義者施行計劃奴役人民者，和那些援助外國軍隊到我們土地來壓制人民的合法渴望者，就是真正的「反國家主義者」。

必定地，有一部份投機份子像行動黨之流政客是會嘗試把個人或部份人士的利益和國家主義混為一談的。他們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自稱是「國家主義者」以欺騙人民。

讓我們現在來問問總理和他的部長們幾個簡單的問題吧？今天，誰是殖民地主義者的真正合作者？誰是帝國主義的隨從者？今天，是誰正在提倡英國人所計劃的馬來西亞？是誰正在把我們的國家賣給外國勢力？是誰在努力合作將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汶萊和北婆的人民隸屬在殖民地勢力下？並剝奪了他們基本的人民自決和要求獨立的權力？

是誰願意使外國軍隊繼續在我們的土地上壓制我們的合法渴望？又是誰在努力解說英國利用本地基

地來鎮壓北加里曼丹的民族解放鬥爭是合理的呢？

對我們新加坡人民來說，答案很簡單，沒有別人，就是李光耀和他的叛國集團，就是行動黨正在與外國勢力合作；就是行動黨才是帝國主義者的親切隨從；就是行動黨在努力合作將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汶萊和沙白人民隸屬在殖民地統治下。也就是行動黨贊同剝奪這些地區人民的基本的人民自決和

要求獨立的權力。也正是行動黨才願意使外國軍隊繼續在我們的土地上，壓制我們人民的合法渴望。

總理在他訪問三巴旺區的時候，對英國軍隊基地有非常親切的好感，並盡量地對當地人民訴說如果沒有該基地，他們將失去他們的職業，這又是充份表示誰願意永遠保留外國軍隊駐紮在我們的土地上？

因此，「反國家主義者」正是行動黨自己。行動黨人犧牲所有人民，與外國殖民地主義者合作來統制我們的國家！

行動黨集團是實實在在的反國家主義者！它是出賣人民——工人，農民，小販，司機，學生等一切權利的叛徒！行動黨就是假扮「國家主義者」的真正反國家份子！

——摘錄自李紹顯同志今年四月九日在立院辯論「六逮捕」問題的演詞。

七工團開大會 反迫害保組織

敬邀六、七千名意志堅決的工友，十月三日下午六時聚集在武吉知馬路巴士工友聯合會會所草場，召開了一個「反迫害，保組織」大會，宣示他們決心在任何惡劣的政治環境下，捍衛長期以來工友們以血汗和犧牲所取得的成績。

參加大會的工友們是泛星、巴聯、商行、機械、磚業、建築以及全國海員等七個職工團體的會員。這七個工團在這次大選前夕曾接到行動黨政府的通知，限期他們在十月卅日以前解釋為何不應被取消註冊。行動黨政府並採取了變不購理的行動凍結了泛星、巴聯、商行等三個工團的銀行存款，總數約達四十萬元。

面對行動黨政權全面鎮壓左翼進步人民團體的局面，七工團工友大會莊嚴地提出了「全面動員捍衛組織，反抗迫害維護人權」的戰鬥口號。工友們並通過六項決議，由七工團各派一名代表組成一七人行動委員會，催促政府解除凍結三工團存款和企圖弔銷工會註冊的措施。決議關注由於馬印斷絕貿易關係所造成的生活費高漲和造成數千工人失業的情況，要求政府採取必要步驟解決人民經濟的困難和改善工友的痛苦。決議並關注南大在校與畢業生的被擄以及南大學生們為捍衛兩大前途所作的努力。

先後在這次大會上發言的代表有商行僱聯胡容芳，巴聯劉文霖，泛星賈寶興，海員工會阿都，加林，SATU主席巴尼。鄉聯與住聯的代表社陣立委王運丁也應邀報告村民團體被封事。會場氣氛始終熱烈激昂。八時許大會結束後，一部份工友浩浩盪盪乘數十輛巴士及羅厘開赴南大，飯間正在開始三天罷課的南大同學，表示工友們對受當局迫害的南大同學們的全力支持與同情。

行動黨四年來從未尊重南大主權

編者按語：以下一段文字乃摘錄自南大學學生會所發表「繼續高舉保衛南大的旗幟」一文的第三部份，這一部份對於今天南大問題的背景作了明確扼要的敘述，茲加以轉載供讀者參考。

南洋大學的創校史，是迂迴曲折的多苦多難的。她是歷經滄海桑田的變遷，她是貫穿着星島人民在民族教育上所作出貢獻的血淚史。

一九五九年，行動黨政府打着左翼的旗幟上台了。在教育問題上，他們標榜了「平等對待南大源流教育」。這個時候，星島人士是多麼殷切期望着行動黨政府能夠實現其諾言，以速解決南大問題，無條件支助南大，讓南大一日千里，朝着光明的前景邁進。

但是，事與願違。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三日，行動黨政府發表了臭名昭著的「南大評議會報告書」（即白里斯報告書）。報告書充滿仇視民族教育的情緒，肆肆打擊和壓迫南大，報告書提出十六項有關改善的建議，這份報告書遭到了星島各階層人民以及教育專家的抨擊。當時，南大執委會主席陳大使就義正辭嚴地指出：這份報告書純存偏見毫無價值。面對着這種情況，政府委任以魏雅齡為首的七人特別委員會，檢討南大評議會報告書。特別委員會工作期三月，在他們未作出報告以前，南大問題將不獲解決。

即使在檢委會調查期間，行動黨政府就已經暴露了他們絲毫不尊重南大主權。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間，正當南大舉行首屆畢業考試時，行動黨政府竟然遣派大批軍警特務，闖進評議會，逮捕了南大學生胡水、沈裕和。

南大檢委會報告書（即魏雅齡報告書）是在一九六〇年二月十日發表，報告書建議在政府支持下全面改組南大，及以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八年馬來亞大學法令作為藍本修改南洋大學法令。二月十一日，教育部長楊玉麟在立院發表政策聲明，聲明接受南大檢討委員會報告書，二十三日，政府與南大執委會初步交換意見。

從當政府的表現來看，他們想利用最短時間，使南大按照魏雅齡報告書和政府聲明進行改組，以便一勞永逸控制南大。但是，在南大執委會方面，則認為改組事關南大前途，需開南大各州代表大會。四月五日，負責檢討魏雅齡報告書及新加坡政府對南大聲明之特別小組委員會，向南大執委會主席陳大使提出六點意見：反對修改南大法及南大理事會職位的分配，不是單獨的提高英文程度，而是華英並重，反對削減非新加坡學生津貼。五月四日，南大代表再度會見教育部，表達南大代表對「魏雅齡報告書」及楊教長「政策聲明」的意見。會議在南大問題上沒有達到一致的看法，惟雙方同意設立「特別聯絡委員會」。看样子，政府「速戰速決」的企圖是失敗。「特別聯絡委員會」斷斷續續地召開了幾次會議都沒有結果，但行動黨政府的居心却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了。當時行動黨政府在會談中所爭執的，再不是什麼具體的南大問題，而是南大理事會——南大最高的領導機關——組成法的問題。在幾次的談判中，政府代表堅持在南大理事會中代表十二位（按南洋大學法規定政府代表三位），南大代表則基於南大的民辦大學，政府代表只能六位，此點不為政府所接受，談判

也就僵了。

在這里，政府的意圖很清楚：他們全面改組南大的意圖失敗了，因而便想控制南大理事會，想把政黨政治帶進南大，讓南大任他擺佈。

行動黨政府的陰謀不能得逞，使到他們對南大憤恨在心。於是他們索性更無賴，連不顧到政府應盡的責任，甚至處處阻梗南大的發展，為故忌拖延建築圖樣的核准等。分文不為南大津貼。事實證明：南大絕不是拒政府千里之外，相反地，南大隨時隨地願意接受政府旨在促進南大向上向善發展的支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陳大使主席披露南大建設五年計劃需款兩千萬元，希望政府資助，南大代表劉玉水也公開指出：南大隨時準備與政府談判，解決南大理事會代表名額問題，但是，南大的一切誠意的談話，政府置若罔聞，不加理睬。這種情況一直延緩到去年初，沒有得到改善，而政府却進而破壞第二屆大學周的工作，不讓南大學生出版學術性的集刊，有意壓抑同學的學術研究。到了這個時候，行動黨政府連最低限度解決南大問題的誠意也沒有了。而他們的教育政策和措施，也愈來愈暴露了他們打的是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做的却是另一套。政府既然沒有誠意解決南大問題，不肯給南大支助，南大當然需要本著創始的精神，自覺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於是，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南大當局毅然按照南洋大學法令成立了南大理事會，領導南大向上向善發展。

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會認識到：過去四年來，行動黨政府對南大根本就沒有一絲一毫的貢獻，他們關心的根本不是南大的發展與學術的水準問題，而是南大理事會席位的分配問題，也就是如何控制南大的問題。南大問題至今未得到解決，行動黨政府必須負全部責任的。必須指出：南大今天能具有如此龐大的規模，校政能夠不斷革新、有條不紊、學生能夠在社會上、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完全是南大舊教學以及社會人士的功績，行動黨政府四年來陰險居心，已經使越來越多的人看透了它，無論楊玉麟，或是李光耀，今天根本就沒有權力替南大說話。

心連心互相支援 工友慰問大學生

十月三日晚，當從星、巴、聯、商行等受到行動黨政府威脅而銷註冊的七工團屬下的工友們結束了他們的「反迫害」大會之後，數千工友們搭乘了整百輛巴士車和羅厘車，浩浩盪盪開往裕廊路的雲南園，獻問正在實行三天罷課的南大同學。工友們帶去的不僅是對行動黨政權的共同憤怒，而是對南大前途對民族教育的深厚的關懷和友誼。

當工友們的車輛像列車般地開抵南大時，在校學生夾道歡迎，「工友同學大團結」的歌聲和鼓掌聲響徹雲霄。工友們和同學們在學生樓前面草場上集結在一起，相互慰問，相互勉勵和鼓舞。學生會主席向工友們致了歡迎詞，受傷同學也報告了警方暴力行動的經過，最後是工友代表講話，表達他們對民族教育當前處境的深切關懷。當晚工友和同學們相聚至十時半左右，才在「南大萬歲，民族教育萬歲！」的呼聲中告別。

馬勞工黨十一屆代表大會 李紹祖同志應邀致詞

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前晚乘火車前往吉隆坡，應邀參加馬來亞勞工黨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最近大選中選的我黨兩位立委林煥文同志和顧洪同志也偕同主席一起到吉隆坡。馬來亞勞工黨之代表大會訂於昨天和今天假吉隆坡精武體育館召開。

李紹祖同志應邀向大會發表了演說。他代表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熱烈祝賀馬來亞勞工黨在反對剝削和壓迫的鬥爭中，日益壯大成長。

他說：我們在新加坡緊密注視着馬來亞勞工黨所進行的每一項鬥爭，因為我們的共同敵人是殖民主義。

他特別感激勞工黨的同志們在最近新加坡大選中協助我黨之競選工作。他說：在長堤彼岸的弟兄們對我們新加坡的協助，使我們受到極大之鼓舞，並有足以加強兩地反帝力量之團結。儘管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首先在1949年分裂星洲人民，最近又通過假合併來保持這種分裂，我們仍然是堅定不渝的馬來亞人，今後並將繼續為全體馬來亞人民之團結而奮鬥。

接着李紹祖同志向大會扼要敘述了社陣在大選中遭受挫折之原因。

談到馬來亞問題時，李紹祖同志指出，今天許多人已經開始了解體察到馬來亞所帶來的不良後果和苦難。無須怎麼說，馬來亞仍然是新殖民主義，因為英國殖民主義者把政權移交給聯邦政府，實際上是加強英國對有關地區的

軍事與經濟之控制。殖民主義的宣傳機器叫嚷通過馬來亞獲得獨立，但是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外國軍隊正在進入和駐紮在我國的國土上。作為我國的人民命脈的膠園和錫礦，仍然有60%以上操縱在外國手里。外國銀行支配着我們的貿易市場。所謂新興工業，有七十個單位是操縱在外國手里。明白了英國仍在馬來亞的利益，我們就會知道英國為什麼這樣熱心去支持和「保護」馬來亞。

談到我們社會主義者對於已經組成的馬來亞態度，李紹祖同志指出，這一點，社陣在有關新加坡憲制前途的政策聲明里已經說得很清楚。簡而言之，新加坡人民將繼續爭取平等政治權力，平等公民權力，附給人口比例的中央國會代表

權，以及繼續進行保障新加坡利益的鬥爭。我們將繼續爭取政治犯和恢復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我們將繼續支持婆羅洲地區人民要求自決的鬥爭。我們將仍舊依循憲制的途徑反對馬來亞。

談到馬來亞所造成的我國與印尼友好關係之斷絕，以及有人建議我們應該不惜代價為馬來亞而戰的問題，李紹祖同志向大會明確指出：我們一向主張我們祖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我們將首先站起來保衛我們的國家。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容許自己跌進帝國主義者之陷阱，自己人打自己人，亞洲人打亞洲人。我們決不能受誘惑去為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而戰，以便他們可以繼續損害我國的基本利益。

他指出：馬來亞造成今天東南亞的緊張局勢。一旦移掉這種因素，當前的緊張局面就會消除。

外國軍事基地構成了目前對我國的威脅。這些基地正在被外國的強權用來侵犯我們的鄰近國家。只有消除了外國的軍事基地，馬來亞人民的生活才談得上有所謂安全和保障。

最後，李紹祖同志勉勵來自全馬各地的勞工黨支部代表同志們，將有勇氣面對正在增加的困難。他說：歷史的許多先例已經證明：社會主義者一定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最後取得勝利。在結束致詞時，李紹祖同志高呼：「馬來亞勞工黨萬歲」，「社會主義萬歲！」

(接第一版)

他又保證在現階段行動黨將不會在聯邦設立支部。

在行動上，單單表現行動黨該黨左翼運動的決心和所謂「反共」本領是不夠的。要討好種族主義政黨的歡心，自然還須要做一些適合種族主義胃口的事。因此，兩大之所以成為行動黨重獲政權後第一個奮力進攻的對象，便不會是偶然的了。

新加坡人民有權發問，這種所謂「奠定與中央政府合作基礎」的一切做法，究竟將替新加坡人民帶來怎樣的結果？它會是社會秩序的「穩定」與種族關係的「和諧」嗎？

現在，每個新加坡人民已經看到，行動黨政權與英屬政府「合作」帶來的馬來亞，已經危害了東南亞地區的和平，並馬上造成近萬名與印尼土產轉口貿易有關的新加

坡工人陷於失業。印馬貿易的斷絕，受影響最慘重的不是聯邦，而是我們新加坡。雖然，行動黨政府不得不宣佈採取若干臨時性的救濟措施，但是我們却沒有看到行動黨政權所極力尋求合作的聯盟政府對新加坡面臨的經濟困境表示任何的同情。

人民不是傻子，尤其是新加坡的勞動階層更不是傻子。行動黨且莫以為它佔據了新加坡立法議會的卅七個議席就可以胡作妄為。它應該明白，站在反對黨議席背後的選民總數有二十五萬，而執政黨所得到的選票不過稍為比反對黨多二萬張而已。覺醒的勞動人民，決不會任由殖民主義傀儡所欺蒙。

李光耀之流充其量不過是葉始量及希特拉的徒子徒孫。專制的暴君在這個人民世紀中橫行的時日是決不會持久的。

簡要新聞

几天前，峇邦的英文報紙刊載了一項消息說：大選後李光耀曾經到漳宜監獄「探望」林清祥，可能和林清祥重提「出國留學」問題等等，隔日，華文報章也加以轉載，一時引起各界人士的紛紛議論。其實，這完全是英文報記者的個人猜想。據林清祥同志向探察人士透露，李光耀根本就沒有去「探望」他，所謂重提「出國留學」事，那就更不用說了。

× × × × ×

大選後，我黨立委巴尼同志曾打電話向監獄主任詢問探望政治犯的安排，結果得到答覆是：「對不起，我須要向中央政府辭示。依我個人的意見，現在，只有中央國會議員才享有隨時進入監獄探望拘留者的特權。」